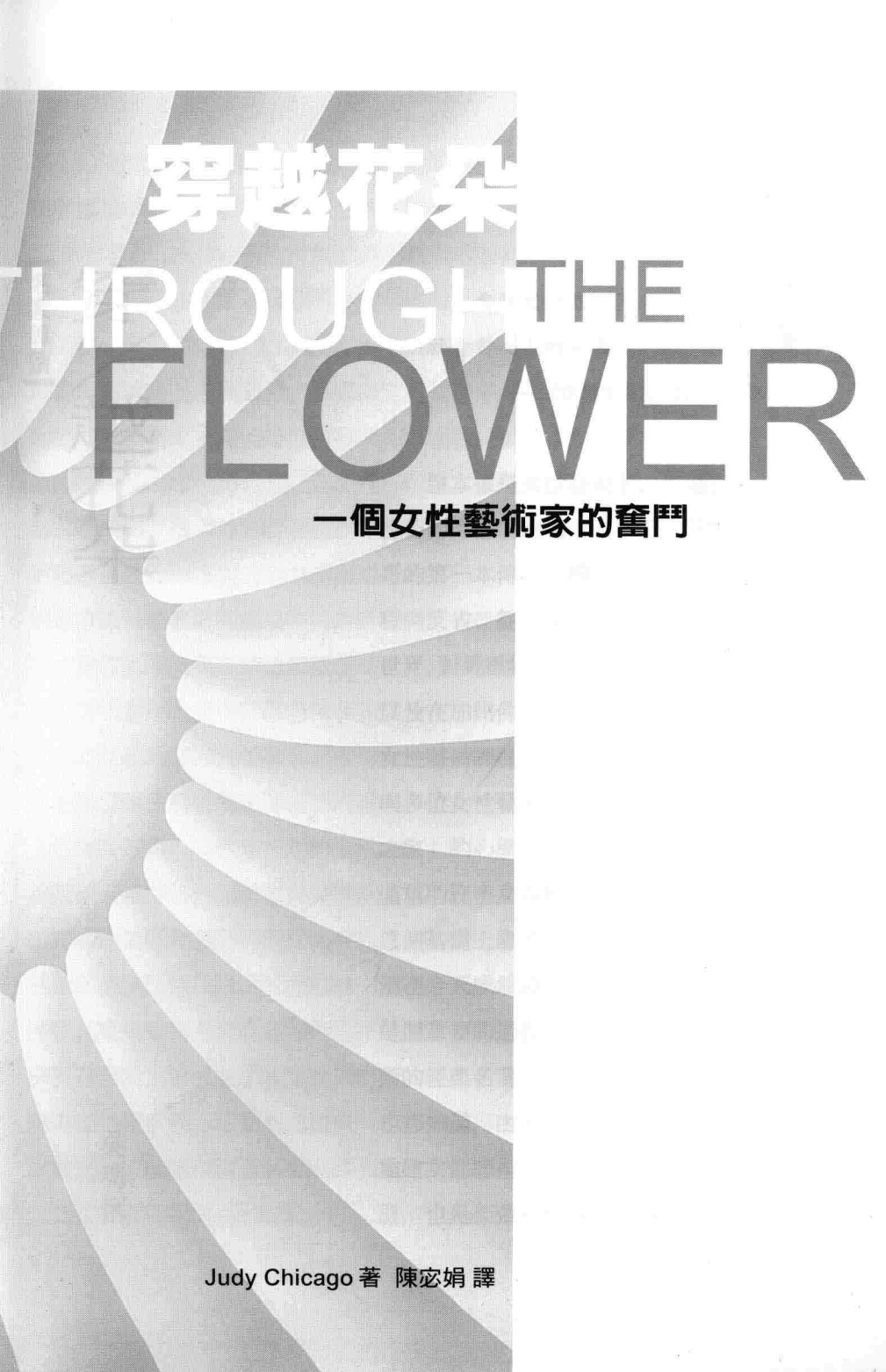


穿越花朵

THROUGH THE FLOWER

Judy Chicago 著 陳宓娟 譯



穿越花朵 THROUGH THE FLOWER

一個女性藝術家的奮鬥

Judy Chicago 著 陳宓娟 譯

穿／越花朵

吳瑪悌

要改變世界，不如去改變
社會對女人的定義。

——《穿越花朵》，第58頁

這本書是女性藝術家，也是女性藝術課程創始者——茱蒂·芝加哥的第一本傳記，描寫她的奮鬥過程與反省；從童年生活到進入藝術世界，對嚴重性別歧視現象的體會，以及在加州佛雷斯諾州立學院創設女性藝術課程，一直到一九七三年與多位女性藝術工作者成立「女性之家」的心歷路程。茱蒂的努力不僅幫助許多女性藝術工作者得以在這個基礎上繼續發展，使藝術與性別在今天成為顯學。這本傳記因此是個重要的過程記錄，也是女性藝術的經典名著。關心女性藝術的人也都知道，由多位女性合作，企圖重建女性藝術家歷史的《晚宴》裝置，也是茱蒂·芝加哥的作品。《晚

宴》到目前為止，不僅在美國各州展出過，也飄洋渡海到許多國家展出。《穿越花朵》和《晚宴》雖屬不同型態的創作，但它們的重要性都說明茱蒂·芝加哥在藝術史中的代表性地位。

茱蒂·芝加哥生於一九三九年，本名叫茱蒂·科恩（Cohen），結婚後，由於覺得叫科恩的藝術家太多，因此決定冠夫姓，而改稱茱蒂·格羅威茲（Gerowitz）。後來，為了凸顯她女性主義者的角色，又改以家鄉芝加哥為姓。芝加哥這個城市給人的勇猛印象，和茱蒂那堅毅、充滿精力的性格有些神合之處。

從傳記我們可以讀到，茱蒂為了取得與男性藝術家一樣平等的地位，而不斷自我挑戰，追求獨立。在生命的許多挫折中，她總透過反省以獲得不斷勇往直前的力量。但從敘述中，我們也可以讀到她敏銳與細密的心思。她闡述女性在社會裏的處境、情慾的發現、與男性伴侶的互動，以及後來以女性經驗為主要創作題材的轉折過程。正因為她能誠實面對自己生命的各種處境與感受，因此她懂得如何引導學生，從意識成長開始，再表達日常經驗，因而誘發出女性前所未見的創作爆發力。

一九六九年在佛雷斯諾開設女性藝術課程後，一九七一年茱蒂與米麗安·夏皮洛（Miriam Schapiro）也共同於加州藝術學院開此課程。她們在校外找了一棟房子當工作室，以「女人之屋」為題創作。學生們在這個不受男性體制干擾的環境中，發展出與當時藝壇主流——抽象表現、極限、觀念藝術等去內容、去情緒、著重思考，完全不同的藝術型態。她們的作品強調內容性，自傳色彩濃厚。一方面，她們藉女性熟悉的粗俗物件、傳統手藝，凸顯女性的藝術傳統向來與生活結合，只是被貶為工藝（低藝術），登不了純粹藝術（高藝術）的殿堂；

另一方面，她們以身體直接傳達被壓迫的性別經驗。這些異於主流／男性的美學觀，對父權文化的批判，使她們立刻獲得廣大的矚目。而她們所開發出來的藝術及表演方式，從此也為男、女創作者們所沿用。由於這裏集體創作的豐碩經驗，她們因此也樂觀地提出，以合作取代男性間相互競爭的模式，這間接促使後來一些女性投入公共藝術、社區藝術的活動，追求異於主流藝術世界強調的個人英雄價值觀。茱蒂當年的學生——蘇珊·萊西（Suzanne Lacy），現在加州美術與工藝學院（California College of Arts and Crafts）的教務長，在這方面表現相當傑出。萊西在一九九五年出版一本頗受矚目的書：《標繪界域——新類型公共藝術》（Mapping the Terrain——New Genre Public Art），在序文中，她便把這個成果部分歸於茱蒂的啟發，可見其影響。而在檢討藝術體制與結構裏，她們發現，原來歷史都是男人寫的，所以開始重新尋找女人的歷史。這也促使更多的女性藝術史家、評論家，重新去詮釋女性的作品。如果我們看到七〇年代至今，有關女性藝術的研究不斷出版，茱蒂的登高一呼，四方響應，功自然是不可沒的。

而茱蒂個人在教學相長的過程中，也開始反省自己被男性藝術語言所制約的創作，並且以鼓勵學生開發性別經驗的模式，要求自己突破局限。她的作品因此從原本中性化的抽象語言，轉為具性別影射的抽象結構，之後以花直接作為女性的象徵。「我用花朵來象徵女性特質，像歐姬芙做過的，但我的花瓣是分開的，你可以看到一個誘人又曖昧不明的空間，這個空間超越了我們女性特質的界限。」《穿越花朵》因此不僅是這本傳記的書名，也是一系列繪畫作品的名稱，它意味，透過肯定女性價值，超越傳統給予女性的局限。

從花朵這樣中心化的圖像，茱蒂等人也發現，許多女性作品都有

類似的結構，而且她們從個人的經驗認為，這和女性身體有關；中心那個圓洞即女性陰部的象徵。茱蒂於一九七四年開始發展、一九七九年完成的《晚宴》作品，便直接以生殖器代表女人。《晚宴》構想來自「最後的晚餐」，它是個三角形結構（陰部意象），每邊桌面各擺了十三套餐巾與餐具，每一套代表一位歷史上偉大的女性創作者，盤子圖案則是女性生殖器的聯想，這樣的作法引起很大爭議。有些人認為，這是把女人矮化為生殖器官。而茱蒂認為，女人不能正視自己的身體，是女人身體長久以來被男性汙穢、濫用的結果。因此她強調，回到女性主體的首要是，從面對自己的身體和慾望開始。茱蒂等人的生理決定論說法，後來被貼上本質論的標籤，和認為女性特質完全是文化所建構出來的觀點截然不同。不管如何，《晚宴》雖是二十世紀重要的藝術創作之一，但它的挑釁和爭議使得作品至今沒有被收藏。而這件作品佔據龐大的儲藏空間，以及搬運、安裝、維護的困難，使得它的存在本身就得靠不斷募款來維持。這樣的命運倒是男性創作者不曾遭遇的。

一九七三年，茱蒂由於師生之間以及老師間的權力關係，加上女性藝術課程其實還是在一個男性操控的學院裏運作，感覺十分挫折，而辭去教職。不過她立刻與藝評家愛琳娜·雷芬（Arlene Raven）、設計師席拉·德·布列特威爾（Sheila De Bretteville）成立女性主義工作坊，緊接著又參與「女性之家」在洛杉磯的成立。這棟建築把各種不同的女性團體匯聚在一個屋簷下，包括女性空間、女性主義工作坊、女性藝廊、女性書店，以及女性政治團體等。至此，茱蒂覺得，她所有的夢想終於實現。因為在這個女性社羣中，女性不僅自己創作，自己建立藝術流通體系，也分享經驗。從此，她把大半精力放在創作上。

一九八三年，她完成《生產計劃》，凸顯這個在過去藝術史中找不到圖像的獨特女性經驗；一九九三年完成的《大屠殺計劃》，則為自己的猶太出身做了一次尋根之旅。這幾件大型創作都是多人共同合作完成，使用傳統十字繡等手法。但也正因為茱蒂的功成名就沒有為這許多義務幫忙、貢獻智慧與心力的人帶來什麼實質利益，因此彼此間產生許多心結。再加上茱蒂直率、要求嚴格的作風，使得對她個人負面的批評往往多於對她成就的肯定。

今天，當性別與情慾論述成為流行議題，去回顧它的開始，並且認識茱蒂·芝加哥在這段歷史裏所扮演的角色和意義是很重要的。雖然這本書原出版於二十年前，但女性處境在這之間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尤其當中文版終於要問世時，茱蒂·芝加哥也出版了她的第二本傳記《超越花朵》(beyond the flower, 1996)，並在序文中預告《穿越花朵》中文版即將出現。她很高興，一個個人的奮鬥故事，對中文讀者也可以有所啟發。但在《穿越花朵》我們看到，不管遇到什麼困境，茱蒂總是有毫不妥協的戰鬥精神，二十年後，在《超越花朵》却可以讀到許多的氣餒和感傷。當她描述外在世界的仇視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時，她也開始要讀者去想想，自己為改善性別歧視的環境做了什麼。

如果今天的女性藝術家，可以不需要在做女人與做藝術家之間做選擇，那麼這本書等於清楚勾勒出，這條路是怎麼顛簸走過來的。而這便是這本傳記最重要的意義。

R I O A S

穿 越 花 朵

Through the Flower

◆目 錄◆

名家導讀：穿 / 越花朵 吳瑪悌

新版序 1

導 論 5

1 / 我的童年 11

2 / 開始專業生涯與平等關係 35

3 / 回到繪畫 / 結婚 / 女性運動 57

4 / 佛雷斯諾與女性課程 77

5 / 回到洛杉磯 95

6 / 女人之屋 / 演出 111

7 / 找到方向 137

8 / 向過去學習 173

9 / 大功告成 189

附 錄 211

譯名索引 225

新版序

現在是一九九三年，距離我開始學習藝術的日子，已經過了五十年；距離我離開出生地到加州求學，已經過了三十五年；距離我第一次的畫展，也將近三十年；距離我第一任丈夫的去世，更是久遠；距離我與第二任丈夫羅伊的離婚，已有十四年；而距離我再嫁，也有七年多了。（有人說「三」是個幸運數字，我與唐納·伍德曼〔Donald Woodman〕的婚姻似乎證明這個說法是對的。）

《穿越花朵》首次出版於一九七五年，後來再版了好幾次，並且在日本、英國、德國等國出版。它在全世界流通的情況，使我的作品擁有許多國家的讀者。當它在八〇年代絕版時，我覺得很難過。我很感謝威納（Mindy Werner）與企鵝出版社（Penguin Books），願意重新發行《穿越花朵》。特別是因為我常常

接到老師與學生的來信，詢問這本書的情況。

我從沒有想過，我會變成一個作家，或者是藝術家——即使我將要出版我的第五本書《大屠殺計劃》（*The Holocaust Project: From Darkness into Light*），這本書將隨著我與唐納最近完成的同名展覽，到各地旅行。這個作品——花了八年完成——延伸我對女性受壓迫情況的關切，進而透過猶太人大屠殺的經驗，檢視受難經驗。明年我打算撰寫第六本書，是本書的續篇，將記錄我從一九七二年開始創作《穿越花朵》之後的藝術生涯。

當我寫這本自傳時，我想要把本書當作年輕女性藝術家的學習手冊，希望可以幫助她們發展自己的藝術。藉著記錄我個人的掙扎，我希望使她們免於「從頭開始」的痛苦，這是我從研究女性歷史中所得到的經驗：女性不斷在重複走同樣的路，特別是因為我們沒有管道學習前人的經驗與成就。

很多年以前，我參加一個名為「創造力」（Creativity）的巡迴展，由雪佛龍（Chevron）贊助，現在永久展示於西雅圖科學中心。其中一個已過世的設計師史蒂芬·漢密爾頓（Stephen Hamilton）曾對我說，要加入這個展覽的先決條件是，這個藝術家必須記錄他們自己的創作過程，而他說沒有幾個女藝術家這麼做。

等到我開始寫《穿越花朵》時，我發現女性並不是沒有「傳遞」她們的經驗。但是，如同我在喬安娜·得米特拉卡（Johanna Demetraka）的影片《直接來自歷史：茱蒂·芝加哥與她的作品「晚宴」》（*Right Out of History: The Making of Judy Chicago's "The Dinner Party"*）所說，我們的努力並沒有被適當地記載在歷史書或博物館裏，也沒有被保留為人類文化記憶的一部分。一般而言，我們不是被「寫進」歷史，我們

是被「寫出」歷史。

《晚宴》的故事——它的創作過程、它的內容、以及西方文明中女性歷史的影響——都記錄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展覽中。更不必說，我花了六年時間完成的《晚宴》，就是希望藉由展示女性成就不斷被歷史抹拭的事實，讓我能夠打破這種惡性循環。我在一九七四年的目標——當我開始創作這個作品時——到今天還是一樣：確保女性的貢獻能夠永久成為文化遺產的一部分，這些女性的智慧與勇氣才能提供後代一個基礎，去尊敬女性的成就。然而這些在今天都嚴重缺乏。

完成《晚宴》之後，我開始研究誕生的圖像。我想要用生產的過程，當作生命創造的隱喻。我很驚訝地發現，在西方藝術史裏面，沒有多少繪畫或雕塑——甚至於到今天也沒有一張照片——記載生產的真正過程。雖然生產是個很普遍的現象，並且是大多數女性生命的中心，它却很少被描述或記載下來。這使得每個女人都只能私下體會，甚至於悲慘地面對原本是意義重大的生命製造過程。

《生產計劃》(Birth Project) 來自我對這個缺席影像的看法：也就是說，沒有被化成影像的，就被排除在人類「普遍」經驗之外。《生產計劃》延續《晚宴》的眾人參與的特性，但是這次不是大家到我的工作室工作，而是大部分成員在她們家工作，由我來監督。如同《晚宴》，那些影像是我的，但是把它們編織成最後成品，靠的是每個針線工人的才能與努力。有時候整個工作過程，會把針線工人的家人、朋友、鄰居都帶進來。這些作品並不是被展示成一個整體，而是個別的作品。它們在一九八五到一九八七年間在美國各地一百多家藝術館展示。然後，有一些作品被收藏在博物館與其他機構。這一直是我的目的，把藝術帶進生活，使得觀眾看到令他們有所感覺的作品。

當我與其他人工作的時間日久，我發現大多數人對藝術並不了解。我一直相信藝術很重要——事實上是生活的中心。藝術的靈魂是用來肯定，即使它描繪的是苦痛的現實，因為創作這幅影像的過程中，苦痛已轉變為有意義的事情。這個想法一直支持我，不論我面對多大的困難。我的藝術作品能夠幫助並影響許多人，同樣使我有勇氣繼續走下去。

我永遠感激安娜斯·寧 (Anaïs Nin)，她一直鼓勵我寫作。她讀過我在一九七一年所寫的短文〈我做為一個女性藝術家的奮鬥〉 (My Struggles as a Woman Artist)，當我見到她時，我很驚訝於她對這個作品的喜愛。

最近，有一羣女學生開始與我學習，然而令我難過的是，我知道她們將在她們的藝術生涯中，遭遇許多阻礙，特別是無法了解她們做為女性的傳承與驕傲。我要把這本書獻給她們，希望她們會得到一些啟發，就如同我從安娜斯·寧那裏所得到的一般。

導 論

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書，對所有的女性而言，不管妳是不是藝術家，都有無可比擬的價值。它混雜非常個人、非常誠實的心路歷程，以及藝術史上女性面臨的問題等大議題。它宏觀地介紹女性藝術家的歷史，但是裏面提到的艱苦奮鬥，却發生在每一個女人身上。我一直在說，需要一個能為我們說話的女人，茱蒂·芝加哥令人驚訝的表達能力令我很感動，促使我鼓勵她撰寫她的故事。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認識她，或熟悉她的故事。她的作品與她的為人處事，都可以令人信賴，因為在字裏行間的背後，我們看到一個知名畫家的成就。她的文字充滿力量與勇氣，看到她關切其他女性的藝術創作，令人感動。她也渴望別人能夠分享她的精闢見解。當她放棄「領導者不會錯」的想法，而藉由溝通與對話來帶領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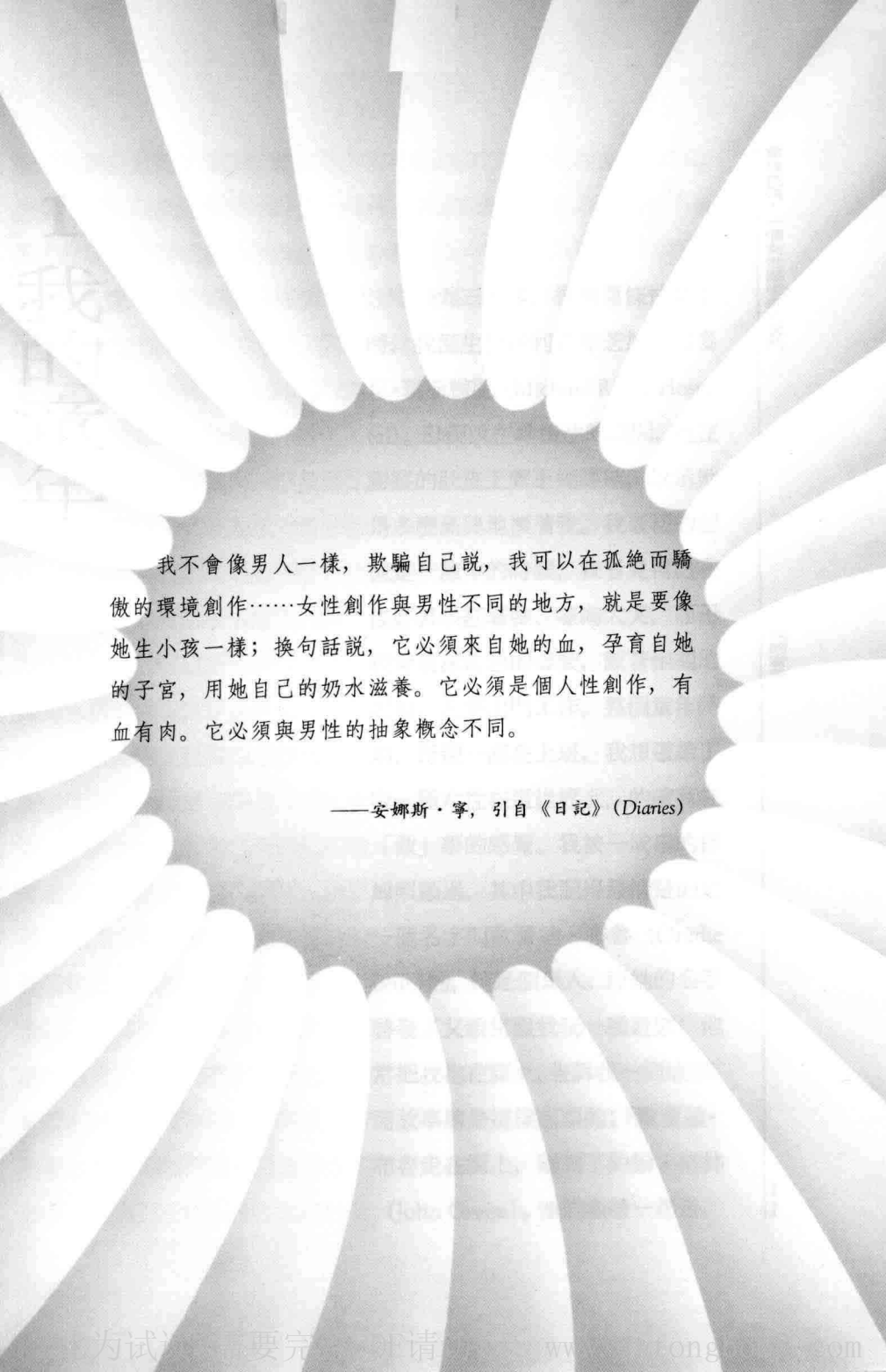
人，她著實為我們上了一課。她的寬容令人羨慕，因為她實在有領導的特質。她能時時想到未來，能夠構思未來，並有能力整合。令我更感動的是，她與許多年輕女性藝術家工作的時候，她把她們帶領得非常好，但是這些學生還沒有學到人性寬容的精神，反而會怨恨她把她們喚醒，讓她們不得不變為主動積極，這種激勵人心的力量竟然與人性的慵懶相衝突。但是她有這股勇氣，仍然繼續往前行，她那些被動慣了的學生只得跟隨——雖然她們還是怨恨這個「導師」帶給她們從沒有過的新生命。

我們可以在茱蒂·芝加哥身上看到另一種寬容的特質，就是她那具有創造力的人格，以及她不斷自我教育、不斷往前邁進的精神。失望、背叛、阻礙等，沒有什麼能夠阻止她綻放花朵，**穿越花朵**。當她敘述她的童年、她的婚姻、她的工作與教學時，她讓我們看到一個充滿創造力的人，這裏面充滿勇氣與才華，不僅發揮在她的作品中，也在她的生命中，兩者不可劃分。我認為這是女性特殊的性質，能夠把個人的與客觀的融合起來。茱蒂做得很好。她的個人生活充滿痛苦與錯亂，但也很誠實。她的婚姻不是王子公主式的浪漫故事，而是兩人共同的意志與愛情的產物。她的創作需要不屈不撓的精神，但是當個人感情、心靈與情緒出現時，她的理智懂得如何將之融入她的作品中。

這本書涵蓋女性藝術工作者的歷史，它帶出整體的社會現象，把個別女性藝術家的奮鬥，與其他女性所面臨的情況結合來看。它指出我們需要追求的中心，以及支撐力量的來源。生命中有許多自我創造的機會，使得茱蒂更加相信，我們的第二生命來自自我的成就。這是個非凡的成就，她是最好的領導者。她指出方向，列舉需要用到的工具與個人堅持的力量。她坦承她也有混亂與虛弱無力的時候，但是她

也讓我們看到她堅毅樂觀的一面。事實上，是她的精神力量貫穿這本書，而這股能量具有傳染性。我希望所有的女性都來閱讀本書，它能夠提供支持生命的能量，以及宏觀的視野，使得每個讀者會以身為女人而感到驕傲。

安娜斯·寧



我不會像男人一樣，欺騙自己說，我可以在孤絕而驕傲的環境創作……女性創作與男性不同的地方，就是要像她生小孩一樣；換句話說，它必須來自她的血，孕育自她的子宮，用她自己的奶水滋養。它必須是個人性創作，有血有肉。它必須與男性的抽象概念不同。

——安娜斯·寧，引自《日記》(Diaries)